

往事難忘「獨石橋」

樓 桐 孫

——苦憶抗戰鄰居、建國巧匠的傅秉常見——

月前，傅秉常見的小姐錦焯姪與她的先生梁一立因事過訪，談及乃翁生前種種，始恍然於他——秉常見離開我們忽已十五、六年了。回首前塵，頓覺悽然交集於心頭的往事，何止「百感」！自民國卅八年從大陸輾轉來台後，愚夫婦閒常談及在重慶抗戰時的生活情況，實亦不惡。但自日軍侵華，泥足越陷越深，無以自拔，竟即迭派機群，來渝慘炸，其意全在迫和。殊不思我先總統 蔣公，自廬山會議後，不但公開宣告全面對日抗戰，並即於「抗戰」大決策下，特加「到底」二字。日本軍閥們「急」令智昏，視若無睹，心中雖或明知事已至此，深陷於進退兩難之境；然而「覆水難收」，只能將錯就錯，再連日大派機群，猛襲我陪都重慶，蠻幹到底，冀能徼倖於萬一。……

於是，立法院不得不疏散於靠近北碚與青木關之間的一個荒村：「獨石橋」。院址為當地的一個「祠堂」。我們委職員住的一律是茅棚、泥地和紙糊的木條窗。家家拖兒携幼，水陸並進，總算各有歸宿；雖敵機仍不時三五成群的經過上空，但我們推知，日寇的炸彈，大大的超過我們住宅的價值；目標大都仍在重慶或其他場所。

，中為公用，左右分住兩家。我們這排是五間的；左為秘書黃立懋和著名詩人立委林庚白；右為我們所住。秉常見住的全幢三間，則在我們這幢的正背後，中只隔一丘高約丈許的長形農田。是以我們公餘之暇，往往此呼彼應，登時會聚，無所不談。謝保樵、吳尚鷹、陳長蘅、林彬均住在附近，不時亦偶爾先後參加。那時期，我們這種風雨如晦的巴山夜話，雖然物質生活儘管是一燈如豆，四壁蕭然，而大家內心的愉悅和抗戰必勝的信心，撫今思昔，頗覺會泛起一番與目今不同的滋味。

孫哲生院長則每週五由渝來「獨石橋」主持院會，必在院址對面山上小木屋「獨石山房」裏備一席豐美晚餐，邀集各委員會委員長們商權議程，交換各項意見，然後大家也就東拉西扯的暢所欲言，盡歡而散。這實在也是一種「工作會報」的愉快餐敘。

大家知道，那時候，歐西各立憲國的中樞建制，均係實行孟德斯鳩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學說。可是行之既久，各國每因黨派林立，以及國際關係的桎梏不安，往往易於引起政治上不必要的紛爭，已不免漸漸為人民所厭膩。而其後，我國則遵行 國父「五院制」的發明

，於「三權」外加設「考試」、「監察」兩權。施行迄今，史實告訴我們，「五權」實較「三權」為完善而更見功效。

但是，這與傅秉常見先生有什麼關連？

是。從全盤政治哲理上去探求，這確乎似有某些微妙的關連。不過這是有非本文所能正面詳述，在此祇能略述傅兄生平的大關節而已。

傅秉常見先生是香港大學的工學士出身；嗣又獲法學博士學位。

可是他很早就和我國法律、政治、外交的前輩先生們如伍廷芳、王寵惠、鄭天錫、孫科、伍朝樞、羅文幹等專家博士很有淵源。當他弱冠之年（民五），以一等榮譽的成績畢業於港大後，不久即往上海，就業於滬杭鐵路局而受伍秩庸老博士的青睞。

伍老先生那時固然只是以「護法軍政府」七總裁之一的名位，在滬閒居。但他與實際政治和時局，很顯然都有密切關係。他招呼秉常見住入小沙渡路他的「觀渡廬」裏去，於公餘幫他處理往來文件。伍老先生皮藏中西典籍很多。他知秉常見英敏好學，就不時加以鼓勵，指點秉常見進修英文書寫，熟讀古典文學，並廣泛涉獵十九世紀

以來英美政治名著，研考法學理論和英美法院的著名判例。不久，他就要秉常兄替他擬稿而擢為秘書。

那個時期，我國南北當局，以及北與北間，南與南間，都屬一團混亂！秉常兄在伍府工作所從各方面實際利害和理論爭執中獲得的學識和體認，恐怕遠不是目今有些大學或研究所所能提供。這可說就是秉常兄關於法律、外交、及實際政治等卓越學識的主要來源。這是我和他「獨石橋」爭論某一條約字句的涵義時，堅持他的主張而透露於我的。

秉常兄還自動告訴我，另外幾樁他本身有趣的瑣事。

後來，民卅一年多，他奉派為駐蘇聯的大使。帝俄時代的莫斯科，在貴族們奢糜生活的倡導下，文學、藝術和歌舞，都是世界鼎鼎有名的交際場中所不可或缺的「學問」。政治上雖已經過蘇維埃革命，文藝性向，固已與往昔大不相同；但流風遺韻，顯然還有若干成份存在。加以世界各國所派駐蘇俄的外交大員，大都要精選多才飽學的上乘人員去擔任，以免於日常應酬談吐中淺陋無知，致在壇站上被人冷落。於是他——傳秉常大使特自動提早出國，先往巴黎呆一個時期，自費延請文學、音樂、繪畫的專家名師，加緊「惡性補習」，以求小成。他自幼愛好繪畫，如不炭畫、鉛筆畫都頗有心得。再加如前所述，在上海「觀渡廬」他所勤修的成績。遂使他駐節莫斯科六年多的漫長的時間，也偶爾居然能夠「馬到功

成一，塗成小品或寫首英文詩以貽贈僚友。這是他的某女秘書告訴我的，決不會錯；我也曾在她本人來台後，加以證實。

至於攝影技術，更是他所相當自負的。他是倫敦皇家攝影學會的會員。不過後來他回南京在立法院時，則已決心改變念頭，極力韜諱，不輕易為人拍照。

「玩照相，很花本錢且不說。」他對我坦然的嘆道：「有時為甲女士照了而不為乙女照，往往會發生不愉快。影響友情，太不犯着！」同時，他對文學實在也很有修養。但他却絕少發表所謂「文章」。

你為什麼要這樣「惜墨如金」？我問他。

「不！佩蘭兄。墨？我有的是。好墨舊墨我都有。也有人送過我好幾支你們浙江有名的『湖筆』。不過你一定明白。天下沒有一個人能不被入批評的。文章總是自己的好。天下也沒有一篇文章能夠不被人挑剔的。絞了腦汁，賠了筆墨，不但得不到讚揚，反而還會挨人笑罵，又何苦來啊！」

秉常兄微笑着對我說了這些話，可知他的用功，純然是為要充實自己的好學精神。我深覺他實在謙謙有君子風。加以，如前所述，他在伍廷芳老博士處講習若干法理問題和處理外交事務的訣竅，使他後來躋身高位優於與要人間相處，都能左右逢源，絕少隕越，亦非偶然。

大約是民國九年間，當援閩粵軍自閩南撤回廣州後，秉兄與孫科、伍朝樞諸氏聯結了進一步的關係。他們在香港設有機關，秘密策畫如何驅

逐盤踞廣州的軍閥莫榮新。那時，秉兄已是伍秩老的駐港代表，協助籌餉很有成績。因之，大家又以秉常兄亦是一位善於理財的人才。當莫榮新被逐出粵後，軍政府就派傳秉常為海南島瓊海關監督。差不多同時，孫哲生先生則被任為廣州市政廳長，旋改為廣州市長。

民十二春，國父離滬南下。二月十七日抵港；二十日返廣州，組織大元帥府，派胡展堂先生為廣東省長。諸凡港粵兩地要事、酬酢，則均由秉常兄奔波商洽。旋而國父任命伍朝樞為大本營外交部長，秉常兄則留任大本營外交秘書。同時，秉常兄會歷任廣東特派交涉員、國民政府國務署長，並兼外交部顧問。民十七年初，秉兄曾一度任外交部政務次長。不久，奉派赴歐，與胡漢民、伍朝樞、孫科三人同時出國考察。那時，王寵惠、李石曾二老適在巴黎。於是，胡、伍、孫、傅四人乃於是年六月間約王、李兩先生在巴黎郊外某地商定，由伍朝樞建議「五院制」，由孫科起草提案，電請中央採納施行。

此提案當經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分送中央第五次全會及國民政府辦理，以迄於茲。

是不是？中華民國政府「五院制」的創立，傳秉常先生實不無重大關係。謹於此扼要敘及，以作為筆者對他逝世後的深摯紀念，並以慰勉傳錦煊、梁一立伉儷！

七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於台北

